

致青年醫師的一封信

親愛的巴特：

此刻已是深夜，我正伏案寫信的房間是在寮國北部，喜瑪拉雅山麓下的高地——芒新（Muong Sing）。煤油燈焰嘶嘶搖曳、寒風衝掃山谷，猛鞭著椰子樹；在此憂患頻仍的世界一角上盈滿了雨。這正是熱帶暴風雨肆虐的季節。蟋蟀，青蛙以及密林野獸的叫聲混成一片。寮國高地的夜晚是毫不靜謐的。

但我寫信給你時心情卻是寧謐的，我的感覺就像是恰巧在醫學院禮堂外面遇見你似地，容我伸出手並道賀：「恭禧；巴特，恭禧你自醫學院畢業；也恭賀你成為醫師。」但在道賀之餘，我也建議你能做住院醫師時思考一些事理。

身為醫師，在你面前充滿榮耀光明。讓我假定你將選擇全科開業醫師的生涯。雖然世界各地都有專業醫師，但另一方面卻需要更多的鄉村醫生。作為全科開業醫師，你將在何處行醫呢？這世界，在醫師的分佈上是很不均稱的。在美國幾乎各角落都有良好的醫師；由於有公共施診，健身計劃，工會組織以及其他種種機構，一個公民只要肯設法，是絕對能得到良好的醫藥照顧。

但在寮國山谷，我們Medico（Medic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醫院建立前，除了黑魔水，巫術邪法，泥塑偶像和胡椒汁外，就再沒別的來供給病人了。村民們吞食的是猴血，腐敗東西，老虎牙齒以及咒文活水。你是知道的世界醫生統計表上記載：剛果，一千三百萬人口而沒有一位當地醫師；越南，一千一百萬，醫師大約只一百八十位；甘波地亞五百萬居民，七個醫師。寮國呢，三百萬居民卻只有一個本國醫師。

雖然現在有些人稱目前的時代為「自掃門前雪的時代」，我並不相信你也會像他們那樣說：「所以嘛！那又不是我的問題。」你和我，巴特，都是這時代的承先啓後者。我們在自由裡出生和成長。我們享有正義，法治和平等。讓我們透視祖先遺產的另一面吧！我們也會因欠缺教養而孕育仇恨。我們也會由於偏見和無知養成盲目的咒詛，墮落與狂暴。像你我這樣能比許多人更有受教育的機會，面對這些正是一項挑戰。勇敢迎接它們是一種權利，也是一項責任。我深信這項對年青醫師獨特的挑戰，是需要我們貢獻生命的一部分至國外行醫。我說「一部分」而不說「一生」。因為我們不須貢獻整個一生，但一兩年是可以付出的。這可成為人趨於成熟，醫師轉變的過渡。

在你面前是「住院」生涯——或者再當更資深的住院醫師——然後往開發中的國家走一趟吧！巴特，不要忘了帶著你的器械和藥品，但最重要的是你的人道精神。帶著你年青的熱忱，魄力與潛能，還有奉獻的虔誠幫助病人吧！帶著你善良公正的信念，也帶著你的幽默感——當屋頂傾塌時，當病人第一回就把藥丸全吞光時，以及巫醫把牛糞潑在已消毒過的壓布（Compresses）時，你是需要它的。

還有帶著冒險犯難的精神到像芒新這樣的村落渡一段時期吧！將人情，溫暖誠

繫給予那些迄今仍然很少從我們西方人獲得這些的居民，你會發覺僅僅是一位具善良天性的醫生，你就溝通了人與人的彼此」。

你可能會想：「可是，湯姆，我又能做些什麼呢？畢竟人都有點自私的。」巴特，有很多值得你去做。由於你奉獻一部份生命在這裡工作，你將獲得超越一切地域和習俗狹隘限制的個人之真正成就。這些成就也將撒播到整個世界寬廣靜謐的地平線上。

醫師是深切了解人類的同一性，但今日世界仍需要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而這些正是使人類融為一體的動力。我們美國青年就須像「免於奴役」那樣繼承「免於疾病」的遺產，並使得其他人能在未來享有「免於疾病」的機會。擁有這項遺產的實惠幫助那些匱乏的。

煤油快盡了，而燈火也明滅不定，我想明天再繼續此信。

我再度提筆時已過去幾天了。今早門診部有七十八位病人。從嚴重的瘡疾到一個人牽著猴子，請求我們縫合它側腹的傷口這類瑣事都有。有些小孩患痢疾和眼紅腫，另有一個則得了頭虱。我的美國助手則拔了一些牙齒。小孩們哭嚎叫着，正如同美國兒童；老婦人抱怨著排長龍苦候，就正如美國婦女；有些較老的「紳士」要索一點「活力丸」（Vigor Pills），就如……總之，人類彼此是沒有真正深遠差別的，我曾與各式各樣人羣相處過六年，而我總發覺人的同一性大過相異性。任何地方，每一生命都是無限可愛的。

再叮嚀一遍，巴特，我相信你會以你的職業和心靈為橋樑來溝通人類，仁愛與慈善——醫生的日常工具——能够成為有效的武器來對抗世界的憎恨，帶著你的天賦和人道精神到像我這裡的鄉村吧，你將得到非常豐盛的收穫，

所以，在我恭賀畢業的同時，我也盼望你能體會出為那些一無所有的人服務所獲得的快樂。

永遠祝福你

湯姆

〔譯者之言〕湯姆·道萊醫師（Thomas A. Dooley, M.D.）一向被寮國人民稱為「湯姆博士」。他和「非洲之父」史懷哲博士（Albert Schweitzer）有很多相同處。他們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也都將一生奉獻於叢林部落，懸壺救助那些土著，更親手建立了醫院；而他們也都在近幾年相繼與世長辭。唯一不同的是，湯姆醫生因癌症而死，享年才三十四歲。逝世前曾有言：「我深信重要的並不是我們活了多久，而是在上天賦予的生命裡我們做了什麼。」（I believ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how long we live but what we do in the days allotted to us）。他著有『Deliver Us From Evils』『The Edge of Tomorrow』『The Night They Burned The Moun Toin』等書，這篇則譯自『Promises to keep』，是寫給一位美國年青醫師的。

Dr Thomas A. Dooley 著
醫二乙 葉頌熙 譯